夜光杯

无趣却有情的贾政

胡晓军

贾政果是一个极无趣的人。就算去游刚竣工的大观园,也纯作为了公务,毫无闲适的心态。大观园造了一整年,贾政并不关心,书中写他不惯俗务,只凭荣国府的人去处理,仗了一位叫作山子野的老明公规划并调度,倒也一切妥顺。直到贾珍来报,贾政这才想起为园中各处题匾联的事。中国园林,正如陈从周所说,最要“诗情画意”四字。若说造园是画龙,那么作诗便是点睛。园不可无诗,好比龙不可无眼。更令贾政以为一件难事的是,园子为敕造的省亲地,照理应请贵妃赐题,然而贵妃不会事前亲睹,定然不肯妄拟;但等贵妃来后赐题,则省亲时偌大景致、许多亭榭,均是无字标题,必定寥落无趣。

贾政听取了清客们的建议,园子既不可无题,又不可定名,且一个个先拟出来,制成灯匾悬了,待贵妃游幸后再请定名。贾政还加了个保险——题后若觉不妥,请雨村来令他再拟。

贾政应是一个有自知的人。当众人恭维他一拟定佳、不必劳动别人时,他即坦陈自己于花鸟山水题咏上自幼平平,如今上了年纪再加案牍劳烦,更生疏了,纵拟出来不免迂腐古板。对诗,贾政的品位很高,多次以“俗”“落实”“陈旧”“犯了正名”否决了众人所拟;贾政的腹笥颇丰,宝玉刚拟“吟成荳蔻才犹艳,睡足酴醾梦也香”一联,他立时道出宝玉套用了“书成蕉叶文犹绿”,接批“不足为奇”。贾政可能不是一位好的作者,但他定是一位好的评家。

贾政真是一个很智慧的人。从府中议事到动身游园,他原本压根没想到宝玉。到了园门,见了避之不及的宝玉,他即想起最近听塾掌赞宝玉专能对对联,便命他跟来,一路上共命宝玉试题十处,宝玉拟出九处共十三条。贾政除“拈髯点头不语”一次、“点头微笑”一次,其余皆摇头否定,轻的有“管窥蠡测”“也未见长”“不好不好”“更不好”,外加“掌嘴”一次、“胡说”两次;重的有“无知的业障”“无知的蠢物”,光“畜生”就骂了三次,另加“叉出去”一回。不过骂归骂,用归用,后来贾政尽用宝玉所拟,始终未搬雨村救兵。平心而论,无论“沁芳”“有凤来仪”“红香绿玉”“杏帘在望”等匾,还是“绕堤柳借三篙翠,隔岸花分一脉香”“新涨绿添浣葛处,好云香护采芹人”等联,虽胜陈词滥调,绝非超凡脱俗。贾政此举,其实自有一番深意。

原来元春当年最怜宝玉,姐弟情如母子。宝玉三四岁时,元春早已手引口传地教了他几本书、数千字了。入宫之后,元春仍念宝玉,时时带信叮嘱父母千万好生扶养。游园后程,来到正殿,贾政见宝玉卡了壳,先道“你这畜生,也竟有不能之时了”,后说“也罢,限你一日。明日若再不能,我定不饶。这是要紧一处,更要好生作来”。可以料定,此时贾政已然想到,若使贵妃得知园中匾联均系爱弟所为,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。果然书中后叙,那日未曾题完的,贾政后来亦让宝玉补拟。此举既行了君臣之道,又增了父女、父子和姐弟之情,堪称将政治与亲情合为一体的高明之举。

省亲那日,听完元妃的一段家常言语,贾政先是应了一通官方辞令,等元妃也改用了官方辞令作答后,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启道:“园中所有亭台轩馆,皆系宝玉所题,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,请别赐名为幸。”此言果令元妃动容,登时便从含泪转为含笑,说“果进益了”。由此可知,贾政是知道元春教宝玉的“几本书”“数千字”大致是什么了;同样也知道宝玉不在八股举业上用力,只在诗词上用心的原委大概在哪里了。

贾政还是一个催生情谊的人。尽管他既无意、又无感,尽管不是直接,而是间接、间接的间接,但首发的功劳他理应有份。因了贾政,元妃才会兴致大起,命宝玉为其最爱的四处所在各赋一首五律,作为匾联的兴会和生发,更不负她自幼教授的苦心;因了元妃,二姝才获得施援宝玉的机会,宝钗为他纠了一个字,黛玉为他作了整首诗,程度不同地增进了与宝玉的情谊。元妃看了喜之不尽,又说“果然进益了”,把黛玉的代笔定为第一,更从诗中抽出三字,把已定名的浣葛山庄改作“稻香村”。这自然与黛玉的才学才华有关,更与元妃的处境心境有关。贾政也定从诗里看到了什么,以至于后来对贾环贾兰说:“宝玉读书不如你两个,论题联和诗这种聪明,你们皆不及他。”

贾政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。人只要多愁善感,就有了诗人的潜质与能力。贾政在做官前也曾诗酒放诞,但自立志当了忠臣孝子,便与诗生疏了,然而他的多愁善感,并未消减。只是有点可惜,曹雪芹为笔下人量身定做了偌多诗章,将最佳的给了黛玉、宝钗和湘云,略好的给了宝玉,较次的给了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和香菱,却不肯为原就会诗的贾政作一首。不过,曹雪芹好歹也替他制了个砚台的灯谜:“身自端方,体自坚硬;虽不能言,有言必应。”贾政道出谜面,恐母为难,即暗告宝玉谜底,让他传给贾母“猜”出。作为一个好的批评家,贾政还发现女儿们和宝钗的灯谜诸如爆竹、算盘、风筝、海灯和更香之类均为不祥之物,皆非永远福寿之辈,因此闷闷不乐,回至房中伤悲感慨,当晚翻来覆去,竟难成寐。

曹霑自是一个极擅作诗的人。但除《红楼梦》外,他仅剩一联存世。遍览清代诗集论稿,诗也好,评也罢,均未见他一星半点,可确信其籍籍无名。诗从唐宋元明至清,已成强弩之末,小说戏剧却蔚然成风,著者传世留名容易许多。换句话说,在曹霑的时代,诗词歌赋已渐成羊肠小道,小说戏剧则作了万象大观。曹霑既作大观的小说,又趁便把小道的诗词曲赋带同匾额、楹联、民谣、俗语、灯谜、酒令之类熙熙攘攘地作了个遍,此举犹如贾政率众人“就从此小径游去”,最后转出“平坦宽阔大路,豁然大门前见”。看来曹霑著书过程,也很可能与贾政一样,从不经意渐渐到了经意,到后半程则终于打定了主意。

读到这里,我也打定了主意——下次去大观园时,就按贾政之法,也循小径小道游去、游去……

小道诗熙攘,逶迤入大观。怡红逐雪浪,快绿动金銮。

香稻催年熟,杏帘知日残。园中真士隐,行止几回看。

吃香橼

庞余亮

有一天,我在朋友圈发了条状态:

“每年这个辰光,我都会尝几个香橼。今年的香橼口感不错。”

结果,一瞬间爆圈,点赞多,留言更多,都说没吃过,也有说香橼太酸涩了。

著名儿童文学家黄蓓佳老师在下面说我:“真是个馋孩子。”

是啊,能不馋吗?满枝头的香橼,满街道的香橼树。

有一年,外地文友来看我,看到街道两边结满果实的香橼树,交口称赞:“你们这里的风气真好啊,路上全是橘子,却没人偷摘。”

嗯嗯嗯,这样的表扬还是好听的。

其实这是香橼,不是橘子呢。

很多人不认识香橼,就连台湾的大诗人洛夫也是这样,那年他和叶橹老师来我这里,我在园子里摘了一个最大的香橼给了他。

洛夫先生说这只大香橼真的比月亮香,还比月亮还大。

月亮不能吃。

到了秋天,看着满枝头的香橼着急,为什么不能吃呢?

是啊,为什么不能吃呢?

大家都说,香橼适合清供,就像佛手。

大家都说不等于就是真理,有时候,收获就来自怀疑主义者。

我上网查了资料,香橼与橙子与橘子同宗,开花的时候,只是香气不同,花型相似。云南人是吃香橼的。扬州人也吃过,在扬州清代民谣里还出现过“香橼果脯”这个词。这充分证明是可食的。

什么时候可以吃?吃什么样的香橼?

好像是为了证实我的确是个馋孩子,我开始了吃香橼的实验。

下面报告我的实验报告:

1.剥开来,香橼和橘子的吃法是一样的,一瓣一瓣的,只是果核比较多而已。

2.必须在10月底那个星期,北风未起的时候,摘香橼中向阳枝头上率先成熟的。

3.北风一起,香橼熟黄,有香气溢出——但此时的香橼肉就会纤维化,不好吃。

所以,每年这个辰光,我都会吃几只和我有缘分的香橼。

特别新鲜的实验课:随摘随吃。

那果肉,那汁液,那新鲜,那酸爽,是我对香橼直接认知的第一口。

第一口也是第一步。

不管是什么样的滋味,第一步,恰恰是最重要的。

长亭外古道边 (中国画) 陆大同

陪母亲听音乐会

王 荣

陪母亲去音乐厅欣赏了一场音乐会。

竟然是第一次。如果不是女儿执意不肯放弃她热爱的奥数课,都不会有这第一次。

母亲总说,你在孩子身上放的精力实在太多了。我的心里总是不以为然的。论孝顺长辈,照顾父母,在这个家族里,我从来都是可以做标兵的。当然,论做妈妈,我似乎更值得称道。

但这个春夏之后,我骤然发现,父母老了。

那个能文能武,会太极会擒拿,带我跑越野打篮球玩射击的父亲,一直是大山一样的存在,我也一直都因为他而肆意地活着——反正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也可以回家。这个无条件包容我的人,怎么会老了呢?仿佛一夜间,我漫长的童年戛然而止。

《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》熟悉的旋律盘旋在音乐厅,S.H.E的《不想长大》却随即横亘在脑中。纵然一直赖着不想长大,但那执意留存在眉间的孩子气,终于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悄然退场,我长大了,一如那枝头晚熟的果子,终于成熟了。

阳光从梧桐的缝隙里漏下,复兴路淮海路一如既往地热闹,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。挽着母亲散步,突然明白,我生命底色中的坚强、善良和诗意,是来自于这个日渐佝偻的身躯。

经历那场运动,父亲被抓走,作为家中长姊的她,帮助体弱的母亲照顾弟弟妹妹,富家大小姐从上海带着妹妹下放到安徽,在穷乡僻壤奉献了三十年最好的芳华,不仅撑起自己温暖诗意的小家,还给当地的姑娘们普及了美育课程。她欣赏乡下的每个人,每一片风景,我透过她的眼睛看到智慧有大爱的祖母,受到全镇人尊重的大伯,聪明又努力的姑姑,辍学照顾哥哥和我的堂姐们,再加上屋后的荷花塘、水井边的百花园和望不到边的芦苇荡……这些构成了我童年的桃花源。

我从小就极其“难缠”,喜欢的东西,不要到手是不罢休的。在五世同堂一百多口人的大家族,我也是最受宠的“丫头王”。在物资匮乏的乡下,我除了一直拥有上海带去的新鲜玩意儿,还拥有第一个十岁生日宴会及许多特权。我对服饰的挑剔眼光,是从小就被母亲“惯”出来的,跑遍半个上海买一件衣服,选一个书包,选最冷僻的面料色调,让母亲裁剪缝制现在看来都时尚的衣服……当时只觉都是寻常,现在回想起来,对于母亲而言,是倾尽怎样的心力?

人生中第一支口红是母亲送的,至今记得是香奈儿那样黑色的外壳,疏离冷艳的质感;第一套首饰盒是央求母亲买下的,最小的那个上面有只竹编的蜻蜓,亭亭地承载了整个青春;第一只骨雕手镯,镂空的花纹,高级的象牙白,衬托出少女的盈盈皓腕;还有连衣裙上的蕾丝花边,是夏日的午后,跟着母亲从河南南路9号的石库门黑漆大门,走到对面的城隍庙,选了自己最心仪的一段,然后母亲用缝纫机打造出一件可以在淮海路上裙裾飘飘的时装……

海顿、莫扎特、贝多芬……母亲应该是不懂得“古典主义”的,但是她听得陶醉怡然。曲终,她也热情地鼓舞,像个欢乐的孩子。我的目光落在她弯曲的手指上。在乡下磨砺了三十年的双手早已变形,还有一根被车床轧断一截。

给我最早审美启蒙的母亲,最懂得欣赏我的妈妈,我还没来得及懂她,她怎么就老了呢?光阴,请等一等,让我再陪她听听音乐会,喝喝下午茶,走走路吧。

等月亮

青 青

平生最有仪式感的是童年与祖母在中秋等月亮,有了这个,后来流行的情人节送玫瑰等都成了小儿科。

月饼摆在盘子里,表皮油亮亮的,上面隐约印着花好月圆四个字,还可以看见我爱吃的青红丝曲折地隐藏在饼子里面。三个黄澄澄的大梨子,有一个被大黄蜂蛰了一个小黑斑,肉眼不可辨只有我知道。还有三个煮鸡蛋、三盘沙子炒的花生和瓜子上有玻璃纸包的水果糖,红的、绿的……

小花猫已经在桌子下绕圈子,黄狗远远地坐着,它在守护着这一切。

灶房的屋顶上开始冒起了青烟,祖母在炸糖糕,香味顺着大梨树密集的枝丫曲折地冒出来,我跑了进去,哇哇啦啦地叫着,盘子里糖糕圆圆的、胖胖的,像刚刚出来的月亮一样好看,我刚刚要拿,被祖母按住了。“今天是中秋节,月亮吃完你再吃!”

好吧!我耷拉着脑袋出去找月亮了,黄昏正在降临,村庄里远远听到狗吠猫叫,我家在村子最西头,其实是在田野里,距离村庄还有几十米。这时候的村庄看上去被暮霭弄得面目不清,东边的天空黑沉沉的,没有看见月亮。

月亮不出来,我无法吃所有的好吃的。平时这个家我是人头,家里一切都得听我的,祖母听我的,花猫听我的,黄狗听我的,大蜂子听我的,梨树听我的……但今天,不是这样了。我有点失落,但还有盼望,我开始爬树,我家大梨树好像生来就是让我爬的,我记事时它都像个老人了,矮墩墩的,黑乎乎的,比我高不了多少。最搞笑的是,这棵百年老梨树许是年轻时被人完整砍过树冠,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圆桌一样平整的树窝,里面经常会有一群蚂蚁、两只壁虎,有一次还有一条小青蛇盘在那里。这是我的乐园。

我把家里方凳子先放在树下,然后是小方凳,然后是小椅子,我的小短腿蹬着这颤颤巍巍的吱呀作响的自制梯子,爬上了大梨树。大梨树身上有三根最粗壮的主枝,向上向左向右,把院子遮得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慢慢爬向树顶,院子里什么也看不清了,只能看到炊烟,青色的,一团又一团,被吐出来就开始歪歪扭扭向上升起,它像是喝多了酒,步履不稳,身子摇晃,然后在空中就瘫成一片漫漶,像个显形的妖怪四散而去。现在我能看到是满树枝黄梨子,在我的身体和胳膊边召唤着我,香气一波一波向我涌来,好像在说:快吃一口,我最甜蜜,我最水灵……到底吃哪个呢,我犹豫了,对,祖母说先让月亮吃……我的肚子痒酥酥的,低头一看,竟然是一个大黄梨,正想钻进我肚子里,它圆圆的,个头特别大,也许是长在最杪顶,要光有光,要风有风。

被枝上的梨子弄得迷迷糊糊的我,这才想起来,向东看月亮,这时候暮色更加深了,我看到月亮了,月亮从村庄东头的那片野麻地里探出头了,红黄色的,巨大的,只有半片——月亮看上去很吃力,好像走了趟长路,又像是参加了一个盛大的聚会刚刚回来,疲惫尽现,我真想飞过去帮帮她。

这时候,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我,声调急切。“平儿——”,这声音响着,向东边走去了,祖母一定是去村庄找我了。我急切地下树,快下到黑乎乎的树窝时,踩在一根枯枝上,我只觉得一阵迷糊,再睁开眼竟然平躺在地上,我摔下树了,祖母从村子里回来了,看到我大叫了一声,我这才大声地哭起来。一双温暖的手摸了我全身,她让我举胳膊,踢腿,确认我没有摔“材坏”,“月亮保佑你,不哭了。先拜拜月亮娘娘。吃月饼。”她拉起我,对着月亮弯下身子。

十日谈

生活中的美好

责编:郭 影

离开部队后,刮胡须成了标志新一天开始的重要仪式。